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六十二期
2005 年 5 月　　頁 441~ 484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一九七０年代紐約市婦女會爭取女性就業權益策略之研究

黃 文 齡 *

摘　要

1970 年代紐約市婦女會爭取女性就業權益的策略是全方位的。在政府體制內成立「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專責處理女性權益的問題；在婦女會內中設「女性地位委員會」，進行專業研究，提供完整的事實，使之言之有物；推薦合格的女性候選人，爭取合適的公職；藉由競爭的觀念、平權的主張與專業的形象，形塑出專業女性的角色。研究的結果也顯示婦女會對於女性參與公領域活動論述的轉變，「專業」女性的角色取代傳統強調「市政管家」的基本論點。女性爭取職場上的權益，不是因爲「女性」的角色，而是她們具有專業能力，值得受到公平的待遇。

關鍵詞：紐約市婦女會、政治家務化、專業女性、平權

本文 93.8.15 收稿；94.4.20 通過刊登。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Strategies in Urg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Employment for Women by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in 1970s

Huang, Wen-ling *

Abstract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takes comprehensive actions in urg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employment for women. At first, they lent an impetus to set up the Mayor'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to handle all the things about it. The 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s established in the Club organization to work in the field of external relations. They believ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forced to take over the problems of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for women once they became public, political issues. The Club recommended qualified female candidates to win over equal treatments. They also count on for support by using professional research report to set forth their views and to manifest the professional capability those qualified women have. This article also presents the change of role expectation for women. The Club usually cheered women to participate public sphere from housekeepers to municipal housekeeper. But in this case study, those causes were disappeared. They emphasized on the role of professional women. The Club urged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for women in the positions of decision-maker simply by thei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for they deserve it. Those arguments made a break with traditional thinking used by feminists. They create a new social status for women: they are the women with professional capacity.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Keywords: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political domesticity, professional women, equal rights

一九七0年代紐約市婦女會爭取女性就業權益策略之研究*

黃文鍾

一、前言

女性出頭天，有跡象可循。翻開《時代週刊》2002 年度風雲人物是以三位揭弊的女性做爲封面。[1]《天下雜誌》在 2003 年 1 月根據一千大企業進行女性主管的調查，結果名列「總」字輩（含副總經理）的女性人數超過 80 位，與 18 年前只有 10 位女性上榜的情形相比，台灣女性在商業界的影響力顯然已經漸呈氣候。美國趨勢專家約翰耐斯比（John Naisbitt）也在《二OOO年大趨勢》中指出，女性的細心、謹慎、誠實、道德無虧、願意授權、擅長執行等特質，即將在二十一世紀突破「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的限制，再上層樓，成爲優秀的領袖人才。[2]即便耐斯比如此樂觀地預言，但多數的職業婦女仍然必須面對薪資、升遷等問題，特別是高學歷、中階主管層級的女性，始終無法進入決策的核心。

職務上的升遷反映出女性受到就業歧視的處境：男性總是居高位、高所得，女性卻總是收入與勞力付出不成比例。以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成立後第一年接受的申訴案件來看，有關聘用高階主管方面性別歧視的案件高居第二位的資料顯示，女性已經開始重視到被排拒在權力核心之外的問題。[3]以教育體系爲例，擔任教職的女

* 承蒙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謹此致謝。

1 《時代週刊》，2002 年 12 月號。這三名女性分別是恩龍公司副總裁華金斯（Sherron Watkins）、美國聯邦調查局律師羅莉（Coleen Rowley）與世界通訊公司稽核員庫柏（Cynthia Cooper）。

2 耐斯比，奧伯汀合著，尹萍譯，《二OOO年大趨勢》（臺北市：天下文化出版，民79），頁 209-230。

3 Dennis A. Deslippe, *"Rights, not Roses": Unions and the Rise of Working-Class Feminism,*

性人數遠遠超過男性，但在學校的職務分配上，男性總是居統籌決策的地位，女性以擔任實際教學工作爲主。以女性居多的社團組織情況也類似，以「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爲例，女性會員約有一百二十多萬，佔百分之七十五，可是組織內中、高階管理人員與董事會成員裡只有百分之五是女性，在諸多類似組織中，該組織女性主管比率是最高的。[4]

女性權益一直受到漠視。雖然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通過後，女性有了投票權，但並不意謂著女性的權益受到公平的對待。1923 年「國家婦女黨」（National Women's Party）的領導人保羅（Alice Paul）向國會提出平權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希望女性的權益可以和男性一樣受到憲法的保障。換句話說，憲法保障下的權益不該因爲性別因素而有所差異。

平權修正案成爲女性爭取平等權益最具代表性的議題，也成爲各方角力焦點。女性是否應該受到法律保障，特別是女性就業權益相關議題受到熱烈的討論。平權修正案一直到 1972 年才在國會通過，可惜未獲各州普遍的支持，在 1982 年 6 月 30 日，以 3 票之差，未能達到修憲的門檻。[5] 1989 年 1 月 3 日平權修正案再度叩關，遞交國會。哈里斯民意調查（Harris poll）顯示民眾支持率高達百分之七十八，即使是女性主義者也對該法案通過報以樂觀的期望。可惜仍舊沒有成功。

平權修正案引起不同的爭議。[6]在保羅提出平權修正案之後，「美國勞工總

1945-198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p. 121.

4 Coalition of Labor Union Women,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bsent from the Agenda: A Report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American Unions* (New York: 1980)，表三、表五。

5 修憲需要有 38 州的同意票，但只有 35 票支持。50 州中持反對者有 Alabama, Arizona, Arkansas, Florida, Georgia, Illinois, Louisiana, Mississippi, Missouri, Nevada, North Carolina,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Utah, and Virginia 等州。Utah 反對是因為擔心女性角色的改變，會影響傳統的家庭價值觀。South Dakota 也在六年後撤回其同意票。

6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80-214; Nancy F. Gabin, *Feminism in the Labor Movement; Women and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1935-1975*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Joan Hoff, *Law, Gender, and Injustice: A Legal History of U. S. Wome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William Chafe, *Women and Eq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56; Alice Kessler-Harris, *A Woman's Wage: Historical Meaning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0); Nancy Cott,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 in the 1920s," in Marianne Hirsch and Evelyn Fox Keller, ed., *Conflicts in Femi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 54.

會與產業勞工組織」（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以接受這樣的法律規範將會傷及女性工人的福利爲由，堅決反對平權修正案。工會領袖岡帕斯（Samuel Gompers）支持對女工訂定保護條款，倡議兩性同工同酬的理念，而其用意則在保護男性員工的就業機會。[7]「全國消費者聯盟」（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的領導人凱立（Florence Kelley）表達支持之意。有些州則明白地表示有些工作是男性專屬的，女性不得參與，譬如採礦。有些州則是設限女性不得從事待遇較高的超時、夜班等工作。連經濟地位不高與教育水準低的女性也表達反對的聲音，咸認爲一旦通過平權修正案，將會影響家庭經濟主要供應者（如：丈夫）的經濟來源，無助於改善生活現狀。[8]反對的聲浪高過於支持的力量，平權修正案始終在權力之間擺盪，沒有具體的成效。

1970 年代在婦女運動的推波助瀾下，平權修正案又引起廣泛的討論，並賦予更多的意義。就客觀的環境分析，女性就業人口增加，不僅改變了女性應該受到保護的觀念，也增加了通過平權修正案的迫切性。[9]專家學者和輿論對於女性投入就業市場不但支持，也希望尋求調整相關的公共政策，協助女性積極參與公領域的事務。[10]平權修正案的支持者認爲該修正案有其必要性，因爲憲法第十四條中並沒有提及國民可免於性別歧視，女性主義者更認爲修正案通過與否，將會影響女性議題後續的發展。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之初，反對平權修正案最力的保守派領袖斯考勒凡（Phyllis Schlafly）認爲平權法是不必要的，因爲會對家庭生活造成負面的影響。[11]「國家人力會議」（National Manpower Council）致力於擴展女性的活動空間，將女性活動與國家利益相連，但在面對平權修正案的爭議時，他們持中立的立場，卻也表示僅靠修正公共政策無助於改善女性就業機會。他們也不否

7 當時無論在工作環境或是待遇上，女性都倍受剝削，如果同工同酬實施，聘用女工的投資報酬率勢會降低，雇主聘用男性是必然的趨勢。Wendy Chavkin, ed., *Double Exposure: Women's Health Hazards on the Job and at Hom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p. 25;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pp. 157, 202.

8 http://www.geocities.com/youth4sa/era.html

9 Nancy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c2000), p. 517.

10 Susan M. Hartmann, "Women's Employment and the Domestic Ideal in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 in Joanne Meyerowitz, ed., *Not June Cleaver: Women and Gender in Postwar America, 1945-196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6.

11 http://www.distinguishedwomen.com/biographies/schlafly.html

認平權修正案會嚴重影響女性的就業機會，雇主可能會傾向雇用男性。有些工人對於女性平權也持反對的立場，因爲男性不喜歡有女性上司。政客們則擔心這個議題太具爭議性，會影響選票，根本不願表態。

儘管平權修正案爭取修憲的過程崎嶇顛坡，各類女性團體仍舊透過不同的策略，爭取相關的權益。在訴求上，女性已經不再強調就業權益是女性的權利與需要，轉而以事實證明女性並沒有搶奪男性的工作機會。[12]「全國婦女組織」的坦金頓（Betty Talkington）就指出她們是在爲大家謀取福利，因爲「女性的工作環境改善，男性必然同時受惠。」[13]

在爭取女性權益的策略運用上，也各有千秋。年輕的女性選擇直接面對挑戰，參與民權運動，爭取應有的權利、自由與平等；有些女性則藉由參與不同社團組織，以集體行動的方式，爭取女性的權益。著名的女性團體如「勞工工會女性聯盟」（Coalition of Labor Union Women）就是以參與工會的方式，爭取女性的權益，提升女性的社會地位。也有透過組織間合作的方式進行，如「勞工工會女性聯盟」和「全國婦女組織」（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合作結盟，以促成立法通過平權修正案爲其共同的終極目標。[14]

但無論是支持或反對平權修正案，或他們所採取的策略中，是從體制內或體制外著手，「女性」這樣的圖騰仍舊是決定立場的主要依據。問題的焦點都放在對於女性角色的期望或女性是否應該受到保護等問題層面上，對於女性本身就業的準備充裕與否、具備相關領域知識多寡、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等卻不在討論之列。紐約市婦女會（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以下簡稱婦女會）卻有不同角度的看法。本文擬婦女會爲個案研究，針對婦女會在爭取婦女就業權益時所採取的策略，做深入的研究與分析。[15]

本研究在前言部分將介紹女性就業權益爭議的歷史背景，亦針對研究主旨與研究方法提出說明。研究主題部分分爲三部分進行。其一，探討 1970 年代婦女會如何面對平權修正案的爭議，關心婦女就業的問題，並付諸具體的行

12 Susan Hartmann, *The Home Front and Beyond: American Women in the 1940s*（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c1982）, p. 20.

13 Dennis A. Deslippe, *"Rights, not Roses": Unions and the Rise of Working-Class Feminism, 1945-198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pp. 2, 195-196.

14 Nancy F. Gabin, *Feminism in the Labor Movement: Women and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1935-1975*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31.

15 有關紐約市婦女會早期的活動，參閱黃文齡，〈1920 年代民間婦女社團之研究－以紐約市婦女會為例〉，《新史學》，第十二卷第三期（民國九十年九月），頁 47-104。

動。一方面積極推動成立「紐約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Mayor'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並派員參與實際的運作；一方面婦女會內部也在1970年代開始，針對紐約市政府相關單位聘僱女性擔任高層主管情形進行系列性的研究調查，長達十年之久，並完成書面報告，作爲爭取婦女就業權益的依據。第二，根據婦女會所採取的行動，分析她們所使用的策略，瞭解這些白人、中上社會階級、具有專業知識的職業婦女，是如何關心女性工作權益。第三，根據上述的分析，進一步探討婦女會的思維模式，如何跳脫傳統角色，以因應新時代的需要。

本文除了參考學者相關研究外，有關婦女會的部分，則以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圖書館館藏的微捲資料、美國杭特學院（Hunter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館藏、紐約市婦女會提供的豐富口述歷史資料爲主。[16]此外，本論文也採用婦女會的研究成果做爲重要的參考資料，是因爲婦女會素來以研究報告做爲展現訴求的手段，除真實反映出婦女會的想法與作法外，也可以驗證職業婦女工作的現狀。[17]

二、婦女會關心女性議題

（一）持續關心女性權益

婦女會成立於1916年，是紐約市第一個由白人女性組成的純女性社團組

16 以下本文所提及的有關婦女會的各項會議紀錄（minutes）、年度報告（*Annual Report*）、《會訊》(*Bulletin*)、剪報（clippings）、相關出版的研究報告，均使用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館藏的微卷資料 *Records of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1916-1980* (Schlesinger Library, Radcliffe College.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c1989)（以下簡稱 RWCCNY），以及杭特學院檔案室的資料（Hunter College Archive）。紐約市婦女會迫於空間不足，於是在1985年進行檔案資料的管理計畫，在哥倫比亞大學與紐約市立大學之間，選擇一處圖書館保存。杭特學院雀屏中選。目前婦女會還在進行相關檔案的轉移工作。本文所使用的口述歷史的部分，則是根據紐約市婦女會未出版的資料整理而來。

17 在一份招募新會員的簡介中，婦女會明確的指出研究報告所佔有的重要地位。（1）研究公共議題，並提出具體建議。因為相信有效的行為必須奠基於知識，所以婦女會有一個委員會與研究群的體制，研究會員有興趣的問題；（2）發表研究報告。第一份研究報告可以從1919年針對紐約市財務狀況的研究；（3）贊助會議與討論會。討論會將以研究報告為基礎，會議中也與其它的團體見意見；（4）提供傑出的計畫。Minute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September 15, 1977, Agenda, p. 2.

織，提供紐約市婦女討論政治、學習、交換生活資訊等相關議題的場所。[18]草創時期多半是支持女性投票權運動者，以中、上階級的女性爲主，因爲婦女會在招收會員時有種種限制，因此即使到了 1970 年代，具有專業知識背景的職業婦女增加，會員的社會階層沒有改變，仍以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爲主。她們對於紐約市的事務持續關心，積極參與，《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讚譽爲：「因爲有紐約市婦女會，紐約市會是而且也將會是越來越適合居住的城市，也會越來越民主。」[19]。

早在創立之初，婦女會就非常注意女性相關議題，具體表現在對公共政策的倡議中。1916 年時婦女會的第一份出版品就是以〈哥倫比亞法學院應該招收女性學生嗎？〉('Should Women be Admitted to Columbia Law School？')爲題，關心女性的就學權利。1916 年開始與其它團體合作，在紐約市議會推動同工同酬的立法。至於女性就業問題，婦女會早在 1919 年就密切注意女性就業環境、工資、工作時數等等問題。1934 年獨力完成有關經濟大恐慌期間家庭代工遭到剝削的調查研究報告。婦女會也關心職場上性別的歧視，卻沒有付諸行動。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婦女會就已經推動禁止工作場域的歧視法。婦女會會員西蒙（Caroline Simon）是主要的推動者，她坦承從來沒有正視過職場上的性別問題，遑論推動立法保護。[20]

婦女會長期關注女性議題，致力推動立法，小有成就，但立法程序耗日費時，女性無法及時受惠。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隨著婦女運動的式微，和社會文化多元化的影響下，婦女權益與紐約市都市發展結合，成爲婦女會諸多關心議題的一部份，卻無法單獨成爲婦女會的關注焦點。所以即使婦女會非常關心女性權益，卻始終沒有一個委員會，專門處理女性相關議題。

（二）1970 年代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總管其事

直到 1970 年代中期，第二波婦女運動風起雲湧，婦女權益問題沸沸揚

18 婦女會草創之初，有一群參與爭取婦女投票權運動的女性，如海得（Mary Garrett Hay）懷特豪司（Norman Whitehouse）漢得（Learned Hand）米樂（Alice Duer Miller）認為女性應該被訓練去認知公民的責任，這是非常重要的，為了完成這一個目標，就創立了婦女會，就正如婦女會的組織法所說的：聚集對於紐約市福址有興趣，也希望能夠採取方式提昇福址的女性。婦女會迄今仍繼續這樣的目標。

19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1965.

20 Interview with Caroline Simon, 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Eugenia Willard, December 22, 1988, p. 6.

揚，婦女會的董事會抓住時代的脈動，並藉此招募更多的年輕會員，於是通過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統籌處理與婦女相關的問題。這是婦女會有史以來第一次以「婦女」爲名成立委員會。[21]在「婦女地位委員會」成爲常態性組織之前，先以研究群（study group）的形式進行。[22]該研究群廣受歡迎，參與者眾。女性議題儼然成爲婦女會的新興焦點，「在婦女會內激起共識的一股力量」。[23]

參與該研究群的成員以職業婦女居多，許多是年輕、新進的會員，顯然婦女會欲藉此吸引新會員加入的努力奏效。年輕女性非常關心切身的問題，從研究群在發展階段時，就已經將目標鎖定在研究女性就業權益的問題上，便可獲得印證。[24]在「婦女地位委員會」正式運作後，成員們立即著手推動各項業務；進行瞭解有關政府部門聘僱女性擔任行政或高階主管的情形；研究相關的法律條文；與其它團體就相關議題進行互動；參與與婦女有關的會議、公聽會、並提供相關資訊給有興趣的會員。[25]

初期「婦女地位委員會」的成果並不顯著。「婦女地位委員會」的會議記錄顯示，這個委員會在成立兩週年後，她們所做的事情也只是在釐清自己的研

21 RWCCNY, minutes, June 13, 1973,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2; Interview with Edythe Weiner First,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September 8, 1989, p. 32.

22 Interview with Dorothy Thomas,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September 17, 1990, pp. 15-6; Interview with Edythe Weiner First,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September 8, 1989, pp. 32-4. 至於該成立委員會或研究群，端視問題的重要性，與會員的興趣取向而定。「研究群」是婦女會在 1970 年代發展出來的活動模式，具有試探性質。讓對某些問題有興趣的會員，可以在現有的委員會之外，進行研究的工作，但婦女會不會提供任何奧援，而參與的會員也不必有太多承諾。一旦成員對於該項議題不再有興趣，研究群就可以立即解散；如果她們的建議需要有所行動，則必須呈交董事會，依照組織章程進行。

23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3-1974, pp. 3, 9.

24 1972 年 11 月婦女會的成員參與了在休士頓舉辦的「婦女地位會議」（Conference on the Status of Women）之後，在董事會會議中提議，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這個特別委員會的成立，主要是研究女性就業歧視方面（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的問題，以及保險方面（Discrimination in Insurance）對於女性的歧視情形。」RWCCNY, minutes of Projects Meeting, June 7, 1973,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25 互動的單位包括：NYC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City Council sub-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ity Council; NOW Coalition on Sex Equality; New York Regional Council for Women.

究領域，以及瞭解會員對於相關議題的興趣所在 。[26] 1975 年「婦女地位委員會」的主席孔恩（Ruth Cowan）坦承，該研究群只參與了「紐約州平權修正案聯盟」（New York State Equal Rights Amendment Coalition）的活動，而目前的新計畫是推動「新技術」（new skill）課程，也就是讓女性學會公開演說的技巧與撰寫履歷表；「婦女地位委員會」也會向政府部門推薦合適人選擔任公職。[27] 直到進行推動市政府成立 「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 」之後，「婦女地位委員會」才開始有所作爲。

（三）推動「紐約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 」

婦女會除了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 」，統籌相關的活動外 ，也促成紐約市政府官僚體系中成立處理婦女權益問題的專責單位 。「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得以具體化，婦女會是幕後功臣。[28]

畢姆（Albert Beame）在競選市長時，曾經在婦女會發表演說，當場承諾他當選後會即刻成立「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29]畢姆在婦女會的演說獲得如雷掌聲。畢姆當選後，這個競選承諾卻被拋諸腦後。婦女會展現毅力，持續爲催生「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而努力。畢姆當選市長後六個月後，市政府方面仍無動靜，婦女會的董事會主席佛司特（Edythe First）遂面見市長，要求兌現其政治承諾。佛司特表示，婦女會的草創精神就是爲了爭取女性的權利 ，如

26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Status of Women Committee, 1974-1975, April 30, 1975.

27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5-1976, p. 7.

28 婦女會在 1975 年的會議記錄中顯示，主席佛司特認為該委員會成立，婦女會居首功。婦女會認為這個年度中最大的成就在於推動市長畢姆完成競選時的諾言，設立成委員會。RWCCNY, minutes, February 19, 1975,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1;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4-1975, p. 3.

29 畢姆在競選市長期間曾經參與婦女會的活動，在這場演講中，他承諾一旦當選，將會組織一個委員會專門處理女性相關的問題，並提供女性更好的就業機會。當時會員古根漢（Elinor Guggenheimer）是畢姆有關婦女事務的顧問。在看過講詞後，古根漢的建議是：「你不可以站在這個地方，而提不出具體的建議。」「那應該說些什麼呢？」「告訴他（畢姆）要說，如果他當選，他就會指派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喔！這真是一個好主意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建議放在他在婦女會的演說內容中。Interview with Barbara Reach,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Janet Lumiansky, March 28, 1989, p. 15; Interview with Ruth Cowa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February 8, 1991, pp. 40-1.

果不去爭取成立「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簡直是不可思議。[30]

其實畢姆市長對於是否實踐這個競選承諾十分猶豫。在婦女會不斷催促下，市長只好勉強委由其秘書李其（Barbara Reach）總其事。「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的雛形就是在李其的規劃下逐漸具體。對市長而言，婦女議題終究不是他最關切的，也爲日後該委員會脫離市政府，以基金會方式繼續運作預留伏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李其也是婦女會董事會的一員，經由她居間穿梭，婦女會與市政府之間意見溝通十分順暢；董事會與李其之間對談往返甚多，婦女會所提的建議，也透過李其，完整地呈現在市長面前。[31]

建議成立「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的點子出自畢姆的競選幕僚古根漢（Elinor Guggenheimer）她亦是婦女會的一員。古根漢在口述歷史中回憶，當時畢姆面對競選的活動有上百場，他照著幕僚準備的稿子宣讀，根本不記得內容究竟有哪些。她當初對市長提出這個建議，只是想在他的演說中加點料，卻讓婦女會意外地成爲促成「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的幕後推手。[32]

1975 年 2 月「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正式成軍，紐約市政府體制內終於有了負責統籌管理紐約市婦女權益問題的專責單位。首任主席由市長指派「婦女地位委員會」主席孔恩擔任。[33] 婦女會關心女性權益的努力終於有了初步的具體成果。

（四）進行研究報告

婦女會對外爭取「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成立，內部的「婦女地位委員會」也開始積極運作。自從 1975 年訂定目標後，便以紐約市政府各部門中聘僱女性擔任高階主管的情形進行調查研究，陸續完成八份相關的報告。[34]第一

30 RWCCNY, minutes, September 11, 1974,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6.

31 Interview with Ruth Cowa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February 8, 1991, p. 41.

32 Interview with Elinor Guggenheimer,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Eugenia Willard, March 15, 1991, pp. 7-8.

33 其後的主席也都是婦女會的成員，如：Ruth Cowan、Kay Wight、Marcella Maxwell。Interview with Barbara Reach,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Janet Lumiansky, March 28, 1989, p. 16.

34 這八份報告分別為：“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Women in Administrative/Supervisory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Public Schools,” October 1978,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Women in Executive/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May 1979,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Survey of

份報告完成於 1978 年，最後一份報告則完成於 1988 年，期間長達 10 年之久。婦女會希望透過這八份研究報告，從實際的數據中呈現職場上性別歧視的真實面貌，做爲爭取紐約市婦女就業公平機會的依據。

以市政府所屬單位做爲研究主體，主要是因爲婦女會本身的興趣就是在紐約市政，而市政府一直漠視女性公平就業的權益。相較於紐約市政府，聯邦政府與紐約州政府都已經設立了專責部門，確保女性和少數族裔的工作機會，司法部門也對於聘僱不公平的現象做出判決，正視女性就業歧視的問題。但紐約市政府在婦女就業權益方面並無建樹，市長並沒有要求各單位在任命高階管理或決策職務時，注意性別平等的問題。於是婦女會決定推動這項研究計畫，探討市政府聘僱女性出任高階管理或決策職務的情形，以凸顯女性就業歧視的嚴重性。

在部門取樣上，婦女會在市政府中選擇了一些機構做爲研究對象。這些機構都與生活品質相關，如教育、健康、社會服務、環境衛生。顯然婦女會在選擇研究的取樣上，仍傾向以女性擅長的項目爲主。這樣的選擇也與學者的研究結果相符合。多位學者主張女性在推動與婦女、家庭、兒童等相關法案時，表現的比較積極。[35]心理學家吉力根（Carol Gilligan）指出，女性傾向繼續在公領域中扮演其傳統的角色，如母親、妻子，而女性對於養育、教育與社會照顧等問題上也比男性有興趣。[36]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Women in Policy-Making and High Level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in Planning, Building, Housing, Sani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ies," December 1979,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Women in Top-Level Positions in Health Service Agencies of New York City," November 1980,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Women in Top-Level Positions in the 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of New York City," April 1981,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Summary of a Five-Part Stud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December 1981,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Five Year Follow-Up Survey, Women in Administrative/ Supervisory Positions in the New York City Public Schools, 1978-1983," December 1983,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the Status of Women and Faculty Appointments i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pril 1988,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35 Rosabeth Kanter, "Some Effects of Proportion on Group Life: Skewed Sex Rations and Response to Token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997), 965-90; Sue Thomas, "The Impact of Women on State Legislative Policies," *Journal of Politics* 53, 958-76; Rosemary Whip, "Representing Women; Australian Female Parliamentarians on the Horns of A Dilemma," *Women & Politics* 11: 3, 1-22.

36 Carol Gilligan,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and Women's Development*

在時間的取樣上，該系列研究報告所採取的年代都與美國社會、紐約市發展有關，具有指標上的意義。1970 年代，紐約市政府所進行的組織改造工程進入收尾的階段，透過這個研究可以重新檢視政府在人事安排上對性別歧視處理的態度，也可以反省民權法案實施後對紐約市的影響程度。1970 年代也是女性努力爭取工作機會平等的年代，職業婦女冀望透過立法改善職場上的性別歧視。1970 年代法院也有重要的判決，[37]有助於實質改善女性在就業與晉升方面的公平機會，嘉惠了女性在《新聞週刊》（*Newsweek*）、美國電話與電報公司」（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Company）、摩根大通銀行」（Chase Manhattan Bank）、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等單位的工作福利。而資料方面，婦女會則完全以官方的統計數字爲主要依據，再由會員親身參與資料分析、比對與完成研究報告。

依調查的對象來分類，可以將這八份研究報告的內容分爲三部分：其一，是有關紐約市立高中（含）以下的學校體系；其二，紐約市政府相關部門；其三，紐約市高等教育體系，以紐約市立大學爲調查對象。這八份的研究結果顯示，女性在市政府部門相關職位上的人數並沒有增加，男性仍佔優勢。而在高中以下的學校體系中，即使女性在從事相關教職工作的數量超越男性甚多，但女性擔任高階主管或管理階層的比率卻遠遠落後，男性約是女性的三倍（74%比 26%）。[38]女性出任管理高階職務者甚至有減少的趨勢，以紐約市立大學而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37 如：1971 年高等法院在解釋 *Phillips v. Martin Marietta* 時，強調雇主不該歧視孕婦；1978 年國會通過「懷孕歧視法」（*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禁止歧視懷孕婦女。

38 在政府單位裡，女性與男性在擔任高階主管的人數上，仍舊有懸殊的差異。相對於 1970 年，1978 年在行政主管與決策職務中，男性還是居優勢。不過，有 6 個單位女性擔任行政主管職務有增加的趨勢。最大的增加率出現在 the Housing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1978 年比 1970 年多出 9 名。其它如 the City Planning Department, the Housing Authority, the 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mmission, the Housing Services in the Office of the Mayo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都有 3-4 名的增加。不過，筆者認為女性增加的數量，必須對照當時總量數的增加。根據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Manual* 顯示，女性任職政府高階行政主管的比率正在逐年上升。可是筆者認為如果從增加人數來看，女性並沒有受到任何好處，也許比率上是增加的，實際上卻是減少的。以 1951-1959 年為例，總共增加了 218 個名額，可是女性的人數才增加 5 個；1959-1962 年增加了 316 個名額，女性才增加 9 名。我認為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不應該受到數字的迷惑。Margaret Mead and Frances Balgley Kaplan, eds., *American Women: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Other Public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5), p. 73.

言，此種情況甚爲明顯。

對紐約市立大學的研究共有兩份，第一份是調查紐約市立大學聘僱女性高階主管與決策職務的情形，第二份則爲後續的追蹤調查。研究發現，紐約市立大學在職務派任上，性別歧視的現象並沒有改善。這個現象在 1972 年時就存在了，女性的工作層級大多集中在低階的職務上，在學科的分配上以人文社會科學爲主，如教育、圖書館學、英文等。1983 年進行的追蹤調查與 1978 年第一次的調查結果差異不大。換句話說，在這段期間內紐約市立大學並沒有重視這個問題，所以婦女會強烈地建議紐約市立大學應該採取必要的手段，處理因性別差異所衍生出的不公平現象。

這八份研究報告所得結果並沒有異於一般人對於女性在職場上受到性別歧視的瞭解。不過研究報告中還有值得觀察的項目，如在特殊教育學校中，女性出任高階主管或校長的比率居高不下爲最。雖然婦女會並沒有針對這個現象提出任何解釋，但學界早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並解釋成爲女性爲自己在職場上創造出發展的空間。學者葛烈塞（Penina M. Glazer）和史列特（Miriam Slater）的研究指出，女性往往藉由進入「受到忽略的專業領域中」（areas ignored by the established professions），爲自己創造出聘僱的機會，開創一個新的、女性可以主導的專業領域。[39]史家卡特（Nancy Cott）亦指出，在職場上女性必須更強調專業與熱忱，才有助於女性在職場的發展，創造出另一番作爲。[40]以婦女會的研究報告來看，顯然女性已經在男性不願意參與的特殊教育領域中，找到了發揮才能的空間。

而這樣的說法也可以解釋紐約市立大學的社區學院與四年制學院之間行政主管性別差異的情形。[41]依據調查研究，距離紐約市市區較遠的學區、以黑人學生爲主，或族裔複雜的學區，女性行政主管就明顯的增加，可能的因素就是因爲男性不願到這些較不安定的地區就業，女性才有機會遞補，造就了女性在相關職務上人數的增加。

婦女會的系列研究報告足以觀察社會的變化對婦女任職的影響。聯邦政府

39 Penina M. Glazer and Miriam Slater, *Unequal Colleagues: The Entrance of Women into the Professions, 1890-1940*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17.

40 Nancy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38.

41 RWCCNY,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Women in Executive/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May 1979,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的「民權法」和紐約市的「學校去中央化計畫」(School Decentralization Program）在 1964 年開始實施。「民權法」禁止雇用時的性別歧視，而「學校去中央化計畫」則授權紐約市轄區內 32 個區域學校董事會，可以依法自行聘用行政主管。高中以上的人事權仍直屬於市政府教育委員會（Board of Education）。而這些研究報告卻顯示，即使在政治氣氛、經濟情況、社會條件，乃至立法等因素都有改變下，女性獲得主管職務的機會依舊偏低，婦女在職場上依舊沒有受到公平的待遇；無論人事派任權在社區學校董事會或在教育委員會，情況皆然。顯然自從 1964 年甘乃迪總統（John Fitzgerald Kennedy）的「總統的婦女地位委員會」(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42] 所做的研究報告《美國女性：總統的婦女地位委員會報告和其它相關出版》（*American Women: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Other Publications of the Commission*）公布以來，女性就業歧視的問題一直沒有受到妥善的處理。

根據學者的研究指出，女性參與立法機構的人數比例會影響政策的優先順序。[43]因此在題目的選取上也突顯出婦女會對於解決女性就業歧視的想法。婦女會將重點放在公職高階主管的部份，因爲她們瞭解女性有權力，才可能參與或影響決策。換言之，女性在有權力的位置上，就有機會參與決策會議，「實質的出現，才能確保女性就業申請的案子受到重視」，對女性整體發展是正面的。[44]

42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4-1975, p. 3; Cynthia E. Harrison, "A 'New Frontier' for Women: The Public Policy of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XVII (December 1980), 630-638.有關甘乃迪總統的婦女地位委員會成立，也有其幕後故事。在 1961 年，甘乃迪還是總統候選人時，他的幕僚比特森（Esther Peterson）長期以來支持女性爭取經濟平等，他需要一個全國性的組織來教育一般大眾，並且爭取婦女相關的合法權益。於是在他的主導下，「總統的婦女地位委員會」成立，成員還包括 Department of Labor, AFL-CIO, YWCA, National Manpower Council, National Federation of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 等組織的代表。「總統的婦女地位委員會」認為已經有第五與第十四憲法修正案，確保了女性平等的法源依據，所以不需要平權法。不過他們並不諱言，日後法院判決解釋會有其它不利於女性權益的可能。

43 Kimberly Cowell-Meyers, "Gender, Power, and Peace: A Preliminary Look at Women in the 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 *Women & Politics* 23: 3 (2001), p. 59.

44 Penina M. Glazer and Miriam Slater, *Unequal Colleagues*, p. 217.

三、策略分析

（一）將女性權益納入政府體制中

婦女會促成成立「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就是希望紐約市政府能夠正視婦女權益的問題，也顯示婦女會在處理該項議題時仍不脫其配合政府，願意進入體制內改革的傳統立場。

將婦女權益的問題納入體制中是有其優點。從社會整體的角度來檢視，讓政府的力量介入可以強化解決問題的能力。從實際的功能面來看，成立「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確實可以補強市政府在處理相關問題上的不足。在紐約市政府現有體制中，既無專責單位統籌處理相關問題，也沒有進行有系統的研究，遑論提出具體的建議與方法，解決與保障女性就業權益。因此婦女會對於成立「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寄予厚望。從象徵意義上來看，一個由官方單位提出的建議案，不僅表示政府重視女性就業權益，讓建議案更具有合法性，有利於相關決策的制訂。[45]

婦女會深信政府支持女性，女性權益才能獲得保障，因此建議紐約市政府應該起帶頭作用，重視女性權益。婦女會採取這樣的立場是有依據的。1960 年代，就是因爲甘乃迪總統的宣誓，解決女性就業問題才略見曙光。1963 年 11 月 1 日聯邦政府一紙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1126）成立了一個跨部會的「婦女地位公民顧問委員會」（Citizens' Advisory Council on the Status of Women）爲專責單位，監管女性在就業上的歧視問題。女性擔任公職的人數也因此大幅增加。1964 年史密斯女士（Margaret Chase Smith）就是第一位爭取民主黨內的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女性；詹森總統（Lyndon B. Johnson）任命 68 位女性擔任部會主管、駐外使節等職務，而第一位參與白宮內閣決策的女性費妮司（Betty Furness）也在此時出線，投入與消費事務相關的政務。影響所及，各地方的州政府紛起效尤。36 個州成立「婦女地位委員會」，並很快的展現了提升女性權益的成果；各州陸續通過了禁止性別歧視、最低工資的法律條文。紐約州成立了「婦女教育與就業委員會」（Committee on Education & Employment of Women），處理相關的問題。顯然聯邦政府支持的立場對女性爭取權益有關

45 Minutes, August 4, 1974,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Box 14, Folder 54, Hunter College Archives.

鍵性的影響。

甘乃迪總統在 1963 年自豪地表示，「從提供女性就業機會的角度來看，自 1920 年第十九條憲法修正案通過後，沒有一個時間可與 1963 年 10 月到 1964 年 10 月這一年相抗衡。」[46]詹森總統也強調：「我的計畫是要提升女性，並指派更多的女性加入政府的行列，我再次強調我們的信念，也就是我們相信不要虛擲人才。…美國人的生活中不應該有任何形式的歧視存在。」[47]

婦女會認爲性別歧視的問題源自於傳統上對於兩性角色的看法差異所致，無關個人能力，所以主張透過政府的公共政策，來彌補其間的差異；對於有年幼子女的職業婦女，不僅要有工作方面的平等，還要有全面性、周詳的托養、托育的照顧計畫，讓女性可以安心工作。[48]在「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成立之際，婦女會就已經將紐約市的婦女權益交由政府接手處理，進而強化了女性權益與公領域之間的關係。

成立處理婦女權益的專責單位，理論上政府就要更積極的處理性別歧視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進入體制爭取女性就業權益，有其先天上的缺陷。譬如，體制內本身就是在性別不平等的基礎上建構出來的，在沒有政黨奧援下，要推動法案通過是有相當的困難度。[49]

實際上，「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也面臨這樣的困境。「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既不屬於任何政黨，又不是市長政策實施的首要考量，在市政府經費調度上往往受到排擠。又因爲它隸屬於市政府，「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的

46 *Progress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Women*,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and the Citizens' Advisory Council on the Status of Women; Margaret Mead and Frances Balgley Kaplan, eds., *American Women*, p. 161.

47 *Ibid*., p. 160.

48 RWCCNY, minutes, April 25, 1973,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ommittee Guidelines for an Income Policy.

49 Zillah R. Eisenstein, *Feminism and Sexual Eq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Nancy Fraser, "Struggle over needs: Outline of a Socialist-feminist Critical Theory of Late-capitalist Political Culture," in Linda Gordo, ed., *Women, the State and Welfa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 Catharine A. MacKinnon, "Feminism, Ma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Toward Feminist Jurisprudence," *Signs* 8 (1983), 635-58; Linda J. Nicholson, *Feminism/ 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Mary Ruggie, *The State and Working Wom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ritain and Swe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Lydia Sargent,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1981); Iris Young,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y," in Lydia Sargent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1981).

委員們在考量問題時就必須顧及市長的立場，結果兩面皆不討好。[50]婦女會爭取「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的美意因此打折，委員會也在 1980 年代決定成爲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不再接受政府的贊助，以換取行動與議題上的自由。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一直將國家視爲社會控制的主要力量，極力掙脫，可是以此個案研究而言，婦女會將女性權益變成政府的問題，希望政府積極運用職權與法律，來規範性別歧視的問題。此舉不但已經實質強化了女性權益與公領域之間的關係，也反映出中產階級的白人女性對於解決職場上性別歧視的看法，希望透過國家機制給予其保護。主要是因爲當女性進入職場工作後，發現許多性別歧視與衍生而來的不公平，而個人或團體的力量皆無法克服時，她們又轉而回頭希望政府的介入，並訂定社會福利政策。[51]雖然俱樂部一直強調去中央化，以社區主導的立場，但從她們希望政府照顧女性、協助女性就業訓練、補助墮胎經費、廣設托兒所，讓職業婦女無後顧之憂等等來看，婦女會試圖強化女性與國家的關係，這個連結早已脫離傳統女性團體的行爲模式，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實際上已經讓公權力（政府）之手，進入了女性生活的各層面。

（二）強調平權，爭取公平的機會

強調平權、爭取公平的機會是婦女會的策略重點。在一般工作範疇中，女性所從事的工作，無論是秘書、教職或社工，都與女性傳統角色有著密切的關係，而在升遷時，兩性間的差異更爲明顯，甚至連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在高階主管出缺時，往往優先考慮男性，不少有能力的女性因此而被輕易的忽視。[52]

婦女會對於「平權」（equal rights）有其獨到的看法，主要是因爲她們相信在專業與能力上，女性和男性是相同的。婦女會認爲，女性要求「平權」，並不是要求「特權」（superior rights）或不同的待遇，只是要求讓女性能夠有著公平的機會，可以和男性一樣，擔任教育、政治、政府、商業等的領導角色。任何一個公領域的性別歧視現象，都將會阻礙真正平等的實現。[53]「婦女地位

50 Interview with Barbara Reach,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Janet Lumiansky, March 28, 1989, p. 16.

51 Frances Fox Piven, "Ideology and the State: Women, Power, and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ist Review* 74, pp.17-18.

52 Alice Kessler-Harris, *Out to Work*, p. 235.

53 RWCCNY, minutes, December 13, 1978,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13.

委員會」主席孔恩則指出，不應該是「因爲女性不需要錢，所以我們不給你（工作）」而應該是「你（女性）的能力不夠好，才爭取不到這個工作。」女性應該積極爭取屬於自己的權益，努力的證明是「我將會和你們一樣好」。[54]

學者坦柏斯（Kathryn Dunn Tenpas）指出，女性不能參與決策階級的阻力之一，在於女性缺乏相關的經驗，所以即使有機會，也無法和有同等資格、行政閱歷豐富的男性競爭，女性往往錯失良機。[55]婦女會強調專業與能力，其目的就在於宣示這些具有專業知識的女性已經準備好了，可以跨越這層障礙，爭取出任決策階級的職務。

爲了要落實「平權」主張，婦女會向市政府各部門推薦人選時，她們所強調的是被推薦人選本身的資格、能力，而非性別。婦女會對於爭取女性權益的立場：她們只推薦合格的（qualified）女性參與競爭。[56]在爭取職場公平待遇的過程中也不斷提醒相關當局認真地考量任命女性出任的可能性。「婦女地位委員會」在給州長的信中，要求州長在聘用政府官員時，應該摒除政黨的考量，增聘合格的女性擔任政府部門高階主管的比率，而不要只是將女性放在認定爲「女人的工作」的職務上。[57]婦女會也要求市長要特別注意任命的過程，

54 會員孔恩認為，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前，她都是在等待，不會去思考或爭取想要的東西。直到取得學位，她才醒過來，想要爭取晉升，但遭拒絕。她認為這是歧視女性的行為，她應該極力爭取，於是希望她的鄰居派爾（Eleanor Jackson Piel）（她是婦女會的會員）為其爭取。結果紐約州立大學增加了許多的預算，該年度也有許多女性的學生入學。她對於女性在校的權益爭取就不遺餘力。孔恩與其志同道合的學校同事，從紐約市社區學院（New York City Community College）到紐約市立大學，女性教職人員組織起來，爭取女性教職員的權益。（時間約在 1970 年）Interview with Ruth Cowa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February 8, 1991, pp. 11, 34-5, 39.

55 Kathryn Dunn Tenpas, "Women on the White House Staff: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1939-1994," in Mary Anne Borrelli, ed., *The Other Elites; Women,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7), p. 101.

56 1976 年月 9 日的董事會記錄顯示，婦女會的會員瓊斯（Josephine Buck Jones）要求婦女會支持她爭取柏朗士社區學院的校長（the President of Bronx Community College）一職，婦女會的執行委員會（the Executive Committee）表示同意不推薦人選，並開放會員自行支持。但在教育委員會報告中，卻顯示婦女會通過一項議案，由婦女會具名給高等教育部啟比，要求她任命一名女性，做為柏朗士社區學院的校長，同時也要求積極考慮相關職務出缺時，任命或晉升女性的可能。紐約市立大學中其它學院，如巴魯期（Baruch College）、皇后學院（Queens Colleges）有空缺出現，執行委員會也會舉薦合適人選。RWCCNY, minutes, June 9, 1976,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5; RWCCNY, minutes, December 8, 1976,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8.

57 董事會提出的建議全文是：指派傑出的女性擔任政府部門的主管；指派有能力的人

確保機會的平等，排除任何有意或無意的歧視現象。[58]

有些會員擔心有能力的女性會被犧牲，並不認同婦女會只強調被推薦人選本身的資格、能力，而非性別的策略。以市政府的「住屋與計畫委員會」（Housing and Planning Committee）委員出缺的爭議爲例。董事會主張支持「合格」的候選人，而不分性別。婦女會前任董事會主席佛司特卻堅持一定要推薦女性，『婦女會從來不支持不合格的候選人，但女性的能力並沒有被發掘，這種情形一再發生。男性團體不會去考慮女性，但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女性。』[59]雖然佛司特的提議被否決，代表婦女會仍傾向堅持傳統立場，落實「平權」主張，不考量性別因素。不過，佛司特的一番話也點出了女性團體在爭取女性權益時顧此失彼的窘境。

怎麼樣的人選才是婦女會理想中的合格候選人？從婦女會所推薦的三位競爭紐約市高等教育委員之位的名單中，可以略窺一二。[60]佛司特、凱茲（Blanche Katz）、米契爾（Anna Mitchell）等三位女士都是婦女會中的活躍份子，獲得了會員的敬重與肯定，具有專業的知識，在職場上各領風騷，在婦女會的會務上充分表現其領導的能力與豐富的行政經驗。顯然她們都具備了一個高階主管所應具備的特質，要會運用權力，有協調溝通、綜合不同意見的能力，『這些能力在政府行政上是非常重要的。』[61]

婦女會相信男性與女性都有相同的能力，所以在爭取女性獲得高階主管職務的策略運用上，就秉持了一樣的標準，平等對待兩性，爭取公平的機會。因爲強調條件與能力相同，婦女會就必須排除其間的「差異份子」，資格不符合的女性當然就不能勝任高階的職務。但是所謂「相同」的標準何在？顯然婦女會是以男性的標準爲主。換句話說，在婦女會認爲女性必須要符合男性的標準，才能得到平等的待遇。

從表面上來看，婦女會對於平權的看法上婦女會並沒有挑戰現有體制，女性是否夠資格出任高階主管的職務，完全以男性的標準作爲衡量的尺度。但實際上，婦女會已經清楚地傳達出她們自己的看法，即女性應該透過競爭，獲得

擔任第二、三線的管理工作；州政府與市政府之間，應該用合作與共同參與，取代競爭；公開州政府的預算過程。RWCCNY, minutes, November 13, 1974,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4;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4-1975, p. 2.

58 RWCCNY, minutes, January 4, 1974,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2.

59 RWCCNY, minutes, January 14, 1976,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4.

60 RWCCNY, minutes, June 9, 1976,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2.

61 Margaret Mead and Frances Balgley Kaplan, eds., *American Women*, p. 159.

平等待遇的觀念。

早在 19 世紀時，米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就已經從市場競爭的角度，談論女性平等就業權。他認爲在就業市場中應該開放機會，讓女性與男性在自由市場中一起競爭，不能勝任者自然會被淘汰。如果肯定女性的能力，就應該讓女性有平等就業權，「兩性的才能充分發揮，取得最佳的結果。」[62]近代學者李查斯（Janet Richards）也提出「選擇性歧視」（selective discrimination）的說法，解釋女性參與競爭，互爲呼應。他認爲在民主制度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有公平的機會，參與各項活動與競爭，高下立見。[63]在民主社會中，人民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發揮所長，於是女性要求平等進入職場，並非要求施捨，而是因爲她們是自由市場經濟的一員，她們有權利要求平等的機會，參與競爭。

這個觀念並非婦女會的創新，但婦女會在爭取女性權益時，已經將問題的焦點由女性角色，轉移到女性本身對於就業的準備充裕與否、具備相關領域知識多寡等應具備的條件上。婦女會強調女性適才適用，參與競爭，「不合格」的女性自然會在競爭下被淘汰。婦女會鼓勵女性積極加入政府官僚體系，參與議會政治，顯然也是認同了「具有競爭性及酬勞的工作，才能刺激女性的潛能，並滿足其成就感」的看法。[64]

（三）強調專業的特質與建立專業的形象

婦女會中專業人才濟濟，一直是她們引以爲傲的地方，提出專業的研究報告是婦女會策略運用的極致，不僅言之鑿鑿，亦可彰顯她們的專業能力。學者奧洛夫（Ann Shola Orloff）指出，「如果在現有的決策機制中，沒有能力提供一個行動的方向，政府官員將無所依循。」[65]在紐約市的財政狀況日益惡化之際，婦女會就公開指責紐約市政府的無能，如果「婦女會的建言都被接受的話，紐約市財政的情形絕對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66]顯然婦女會更希望藉由她們的研究報告提供市政府官員一個行動的方向，以期做出符合市民最大利益

62 John Stuart Mill,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edited by Edward Alexand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c2001), p. 26.

63 Janet Richards, *The Sceptical Feminist: a Philosophical Enquiry*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p. 180, 209.

64 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市：女書文化，民國八十五年，頁 15。

65 Ann Shola Orloff, "Why Not Equal Prote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730.

66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5-1976,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p. 1.

的公共政策。

不過更重要的是，具體的研究結果可以使婦女會言之有物，更有立場敦促市政府重視女性就業權益。雖然這個看法並沒有在微捲資料或其他學者的研究中獲得證實，但在會員孔恩的口述歷史中卻可得到充分 的印證。孔恩表示，「市府相關單位並沒有正視職場上性別歧視的問題，所以婦女會的建議與立場必須有完整的事實基礎，以及充分的資料。」孔恩進一步建議，應該即刻針對女性在職場上所受到的性別歧視情況進行調查，在有實證的支持下，婦女會的建議會得到尊重，而不會被視爲「開玩笑」。[67]

除此之外，透過研究建立專業的形象，也是婦女會策略運用之一環。婦女會所謂的「專業」的定義與標準，在相關檔案中也是找不到的。但在婦女會對紐約市立大學女性高階主管的研究過程中，可以瞭解到婦女會所謂的「專業」標準爲何。在這個研究調查過程中，有一部分資料是學校員工竊取自學校內部的機密文件，交給婦女會的成員使用。這份資料與學校正式提供的資料有很大的差距，將會導致研究結果兩極化。當「婦女地位委員會」準備要公布那些使用機密文件的研究結果時，董事會卻持不同的看法，「董事會）認爲研究計畫執行的方法有瑕疵，並不能適當地、正確地支持結論的產生」。[68]董事會不願意違背專業與重視科學的基本精神，決定採取了以正式管道取得資料爲主的分析結果。顯然婦女會除了強調任何言論都要有憑有據之外，研究進行過程中，對於任何一個可能引起外界質疑的過程瑕疵，會影響專業論證的舉措，都在禁止之列。

婦女會在推動女性相關立法時，仍稟持重視「專業」的精神，任何言論都必須有具體研究結果支持。「婦女地位委員會」一方面進行 1975 年市政府聘僱女性擔任高階主管與決策階級的研究外，同時也提出推動立法的計畫，尋求董事會的支持。董事會對此持保留的態度，「除非婦女會掌握確實的證據，婦女會是不會考慮向立法機關提出任何立法的行動。」[69]

「專業」的形象不僅是婦女會行事的標準，也是她們與 1970 年代婦女運動劃清界限的依據。婦女會一直認爲她們所努力塑造出「專業」的形象，與盛行的婦女運動、女性主義的行事風格扞格不入，因此極力撇清與其它的關係。

67 Interview with Ruth Cowa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February 8, 1991, p. 38.

68 Interview with Phyllis Lusski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February 8, 1988, p. 27.

69 RWCCNY, minutes, March 12, 1975,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3.

這種態度表現在「婦女地位委員會」成立的過程中。女性議題固然一直是婦女會的關切焦點之一，但它從未單獨存在過，都是和其它的問題相提並論。當初董事會同意針對女性議題設置研究群，而非成立委員會，是具有指標性的意義。除了婦女運動讓女性議題成爲熱門話題，部分會員熱切投入，迫使婦女會必須正視它之外，也代表董事會欲以研究群之名，將女性議題納入正規的管理軌道中，使其不致脫序發展，確保婦女會的活動不會被外界誤認爲等同於婦女運動。[70]

董事會對於「婦女地位委員會」首任主席選取時的謹慎態度，也可以看出婦女會規範女性議題的企圖。會員孔恩是「婦女地位委員會」的首任主席。當時爭取該職位者不少，會員湯姆斯（Dorothy Thomas）就是其一，最後孔恩雀屏中選。湯姆斯語帶挖苦的說，董事會選擇孔恩，是因爲她比較符合婦女會的形象。[71]這樣的說法也未必正確。湯姆斯熱衷於婦女運動，過份強調「女性」的議題，反之，孔恩的理念與婦女會的一貫想法接近，強調「議題」，而非「女性」，她的想法、做法與婦女會主流意見接近，應是孔恩出線的主因。

發表研究報告不僅彰顯婦女會的專業能力，婦女會也可以透過研究報告的發表會增加其在輿論界的曝光率。在這系列的研究調查中，婦女會早已將議題鎖定在婦女工作權益上，但發現婦女會在自我評估該項報告成就時，卻認爲這些研究的最大貢獻在於「已經引起了大眾的注意與討論。」[72]婦女會甚至認爲類似這種的討論除了凸顯女性在職場上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外，更有助於讓外人認識婦女會中的傑出女性，壓受到政府拔擢的機會。[73]顯然展現研究結果，

70 Interview with Elinor Guggenheimer,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Eugenia Willard, March 15, 1991, p. 14; Interview with Dorothy Thomas,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September 17, 1990, pp. 42-3; Interview with Edythe Weiner First,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September 8, 1989, pp. 23-4; Interview with Ruth Cowa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February 8, 1991, pp. 21, 28, 47.婦女會並不認同婦女運動，甚至不願意強調或涉入任何女性的議題，深恐別人將紐約市婦女會的活動，等同於婦女運動。婦女會傾向以專業知識的途徑，希望理性地探討問題。婦女會將自己定位在「開門者」（door opener）、「看門狗」（watch dog）以及「倡議者」（advocacy）的角色，是一個地方性質的社團組織。

71 Interview with Dorothy Thomas,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September 17, 1990, pp. 32-4, 42-3.

72 Interview with Ethel Paley,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January 15, 1988, p. 54.

73 *Ibid*., p. 55.

引發輿論討論，提供女性彰顯能力的場域，也是婦女會的策略之一。[74]

婦女會利用研究報告爲會員爭取曝光的機會，乃是其傳統的一貫作法，但這樣的作法其實也暴露出女性所面臨的困境，她們一直缺乏自我展現的公共舞台。根據甘乃迪總統的「總統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的調查顯示，擔任公職的女性數量偏少的原因，除了因爲女性缺乏明顯的成就動機外，主要還是在於客觀的環境中並沒有讓女性一展長才的機會。「總統的婦女地位委員會」建議「應該考慮讓女性有機會展現自己的能力，增加女性參與公職的比率。」[75]女性主義者貝蒂福丹（Betty Friedan）也表示同樣的看法，她認爲性別影響了女性表現能力與才華的機會。[76]學者威克（Marcia Lyn Whicker）等人的研究指出，女性透過社區、志工活動等途徑，增加曝光率，提高受到政黨提拔的機會。[77]

學者的研究結果也證實女性擔任高階主管與曝光率互爲因果。要出任高階主管之職，除了候選人本身必須具備能力之外，還要有實務經驗。有傑出能力的女性沒有機會參與政治活動，能見度低，自然會影響其被派任擔任高階主管的機會。在沒有機會參與實務經驗的情況下，女性在與男性競爭高階行政主管之職時，缺乏實務經驗又會讓女性在人事任命上失去先機。[78]婦女會深諳箇中道理，非常重視女性與大眾傳媒之間的關係，在婦女會中常設「公共關係委員會」（Public Committee），負責推動各項活動、訊息的傳播工作；「婦女地位委員會」也協助有意角逐百里侯或公職的女性撰寫履歷表，透過文字彰顯申請者的個人特質。[79]顯然婦女會相信增加女性曝光率，就會讓部會首長或政黨有進一步認識她們的機會，她們的才能就會被挖掘、瞭解與重用。

從表面上來看，婦女會只爲中產階級、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在以男性爲主

74 為了完成這些目標，婦女會會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齊頭並進。正式的管道方面，婦女會將在出版品中明確的界定紐約市的真正需求，並透過研究結果的展現，讓政府正視這樣的需求。婦女會還會參加公聽會，針對不同的議題發表婦女會的立場。除正式管道外，婦女會也經常使用非正式的方法。有時婦女會會和政府官員作面對面的溝通，如在 1973 年，婦女會就是少數團體之一，和剛當選市長的畢姆針對社會福利問提交換意見。「事實上，許多政府高官知道婦女會之名者，多於一般大眾。」

75 Margaret Mead and Frances Balgley Kaplan, eds., *American Women*, pp. 73, 159.

76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Dell Pub. Co., 1983), pp. 2-3.

77 Marcia Lyn Whicker, Malcolm Jewell, and Lois Lovelace Duke, “Women in Congress,” in Lois Lovelace Duke, ed., *Women in Politics: Outsiders or Insiders?* (NJ: Prentice-Hall, 1996).

78 Margaret Mead and Frances Balgley Kaplan, eds., *American Women*, p. 73.

79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5-1976, p. 7.

流的職場中，爭取一席之地，而忽略了絕大多數職業婦女的普遍性需求。可是如果再深入研究，就會發現婦女會要求增加女性高階主管數量的訴求，別具意義。其所涉及的不僅是女性員工比率代表性的問題，更是對現有體制結構性改革的挑戰，一旦位居決策地位的女性增加，成爲「局內人」（insider），將會有助於保障女性就業的權益。

婦女會透過研究報告，除了強調其專業身份外，另一個重要的意義在於——女性必須證明自己能力。在一個以男性主導的公共領域中，女性必須不斷的證明她們是有資格、有能力可以有所貢獻的。[80]就如同婦女會一樣，她們必須不斷地從各種研究成果中證明其專業的形象與特質。[81]

四、婦女會與形塑「專業」女性角色

在婦女會爭取女性就業權益研究的個案中，展現了婦女會傳統與創新。她們完成了八份有關婦女任職市政府各部門高階主管的調查報告，也正式宣告婦女會的活動已經從「市政管家」正式進入「專業」女性的時代。

（一）從「政治家務化」出發

早在 1920 年代，婦女會就運用「政治家務化」（political domesticity）的訴求合理化女性參與公領域的行爲。這個傳統特質一直影響婦女會活動，反映出了潛藏在婦女會背後的傳統思考模式——「家」（home）的觀念。[82]「家」是婦女會的動力來源，而「政治家務化」的觀念爲婦女會擴展了活動的空間。[83]

80 Kimberly Cowell-Meyers, “Gender, Power, and Peace: A Preliminary Look at Women in the 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 *Women & Politics* 23: 3 (2001), 74.

81 會員孔恩表示，婦女會往往因為女性團體的組織的緣故，並沒有獲得尊重。婦女會造福紐約市，但這樣的貢獻卻是幕後的。婦女會所做的工作與研究工作都應該獲得更多的讚譽，可惜卻被其她市民組織所遮蔽了。孔恩相信，民間團體應該互相合作，實在很難相信不能合作的原因之一，竟然是婦女會的女性組織的性質。女性仍舊無法像男性組織一樣獲得尊重。Interview with Ruth Cowa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February 8, 1991, pp. 49, 67.

82 在爭取婦女投票權的運動中，「家」的定義已經擴充為：凡有婦女與小孩的地方。著名的婦女運動者朵爾（Rheta Childe Dorr）指出：「家是女人的地方……但家並不是侷限於四面牆所構成的空間，家就是社會，全體市民都是家的成員」，所以婦女應該關心所處環境的問題。Rheta Childe Dorr, *What Eight Million Women Want* (New York: Kraus Reprint, 1971), p. 327.

83 Paula Baker, “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 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1984), 623.

十九世紀時，女性就以參與社團組織的方式，跨越傳統對於「公領域」、「私領域」的界限，是她們對於「私領域」（「家」）的關切延伸至「公領域」（「家」以外的地方）的具體表現。對這些女性而言，她們以社會爲「家」，以改革之名，善盡女性保護家庭社會的責任，所以她們跨越傳統界限，主要是爲了增進家庭、社區、社會的福利。[84]史家淩盟斯（James Stanley Lemons）指出，「絕大多數女性的社會改革者所反映的是傳統對於女性領域（woman's sphere）的看法：家與母親角色（motherhood），包括道德、健康、教育及孩子的福利……。無論在婦女獲得投票權之前或之後，得到婦女最多支持的都是與小孩、母親、家有關的改革。」[85] 所以從淩盟斯對於女性參與社會改革的定義來看，婦女參加社會團體，基本上是女性將傳統「私領域」的精神擴充與延伸。

婦女會在草創之初，就積極推動由「政治家務化」延伸所產生「市政管家」（municipal housekeeper）角色的觀念，將傳統婦女「管家」（housekeeper）的角色，推展至市政事務上，也將主要力量放在與「家」相關的問題上，如：公共福利、婦幼安全、平穩物價、飲用牛奶的衛生等等議題之上，[86] 希望以切身問題，吸引婦女走出家庭，參與公眾事務。婦女會以〈城市婦女會可以做的事〉（"Some Things the City Club Can Do"）爲主題，討論婦女會可進行的活動。會員柏金絲（France Perkins）指出，女性應該積極參與政府的社會福利、衛生、公園管理等部門，這些都是「傳統的家務事」（old-fashioned housekeeping）的範疇。[87] 這是第一次由婦女會重量級的人物提出「市政管家」的觀念。「市政管家」適時消弭反對婦女走出家庭的聲音，帶給她們參與公領域活動的正當理由，只要是會影響「家」的事，都是「市政管家」的責任範圍。[88]

婦女會透過「市政管家」挑戰婦女應該待在家中的傳統觀念，而「政治家務化」的觀念也頗符合會員的要求。會員們願意進入體制中，透過現有的機

84 Joan Hoff-Wilson and Marjorie Lightman, eds., *Without Precedent: the Life and Career of Eleanor Roosevelt*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vol. 1, p. 47

85 James Stanley Lemons, *The Woman Citizen: Social Feminism in the 1920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pp.117-8.

86 RWCCNY, minutes, October 2, 1917,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87 RWCCNY, minutes, January 7, 1918,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88 Karen J. Blair, *The Clubwoman as Feminist: True Womanhood Redefined, 1868-1914*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80), p. 118.

制、立法與規則，追求平穩、漸進式的改革訴求。「政治家務化」可以讓參與活動的會員同時兼顧到家庭、母親、妻子、社區成員等角色，也讓女性有自我滿足、獨立與成就感。重要的是，這些工作並不會挑戰社會對於女性角色的期望。對於這些中、上社會階級的女性而言，她們不需要做任何的改變，在滿足社會的期望，也完成個人社會參與的意願。[89]在婦女會的口述歷史中，也可以看到會員要求社會穩定，反對劇烈的改革，不認爲驟變可以有效解決社會問題。

「政治家務化」的訴求也顯示出婦女會選擇穩中求變的特質。婦女會不同於其他婦女團體之處在於它強調「社會參與」，[90]鼓勵婦女參與社會並學習解決問題。它所推動的活動兼顧服務性、聯誼性、知識性與自我成長；活動的目標也由家庭推展至社會。基本上，婦女會希望以「家」爲訴求，將婦女早期自我成長的目標提升至大我的成長。

至於紐約市婦女會爲何會以「市政管家」的精神做爲工作的指標，從其現有的微卷資料中很難看出箇中端倪。史家許爾頓（Brenda K. Shelton）指出，在這種政策導向下，以「市政管家」作爲號召的婦女組織，可以吸收那些贊同改革，不認同激進作法的婦女參與。而這種強調「家」與「母親角色」的立場，在某種程度上，爭取到社會的接納，大眾傳媒的友善對待，特別是緩和男性的敵意，避免了一些意識型態上的爭議。[91]

許爾頓的論點在婦女會的活動中獲得印證。婦女會以「家」的觀念，來推動「公共領域」的事務，心態上是認同傳統的觀念——男性是一家之主。婦女會強調「市政管家」的角色，主要目標在於協助市政府管理市政、改善市民的生活品質，並不在於取得政治權力。對婦女會的會員而言，她們的目標與理想

89 會員派普（Eleanor Pepper）表示她是支持婦女運動的，但是因為工作繁忙，所以並沒有積極參與。派普認為參與婦女運動的範圍是很廣的，她積極參與社區的活動，如透過婦女會的委員會關心社會等問題，也是參與了婦女運動。Interview with Eleanor Pepper,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January 25, 1991, p. 35.

90 「社會參與」是指參與家庭以外的社會活動而言，依其性質可區分為政治（專指出任公職為主）、經濟與社會等各層面；社會層面又包括社團參與、社區參與及政治參與（專指婦女對於投票權的使用及對政治的關注情形）。本文則強調社會層面中的政治參與；對於「政治」一詞，則採史家貝克（Paula Baker）的解釋，也就是無論採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方法，企圖影響政府或社區行為的所有行為，包括民間活動、抗議示威、遊說、投票等。Paula Baker, "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 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1984), 622.

91 Brenda K. Shelton, "Organized Mother Love: The Buffalo Women's Educational and Industrial Union, 1885-1915," in Nancy F. Cott, ed.,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16, *Women Together: Organizational Life*, p. 212.

只要能夠得到紐約市政府相關單位的重視，就算成功；她們所推動的政策能夠付諸行動，即使是由男性主導，她們也會認同。這也可以說明何以在爭取市府指派婦女出任公職時，她們所要求的全爲副手的工作，即便是在她們自認爲最拿手的事務上亦是如此。

事實上，婦女會諸多委員會中與「家」有密切關係的委員會，獲得較多會員的參與。以「食物與市場委員會」爲例，它的功能在於監督紐約市所有民生物資分配的公平性與合理性，甚至協助聯邦政府調查與紐約市食品衛生相關問題。該委員會的會員比其他委員會多，因爲「它的工作性質離『家』最近」。[92]

綜觀婦女會的人士、組織與活動，都是以「政治家務化」爲基本論述，並予以延伸；以「市政管家」角色具體執行。[93]傳統女性以「管家」的角色，照顧家庭，婦女會透過「政治家務化」的論點，女性由「管家」一躍而成爲「市政管家」，照顧的責任範圍由家庭延伸到社會、國家之上，將女性由「私領域」跨越到「公領域」的活動合理化。於是傳統所加諸於女性身上的限制，變爲婦女會推動婦女參與市政各類活動的助力。[94]

當婦女獲得投票權後，婦女會就是以「市政管家」觀念，鼓勵婦女參與投票。紐約市婦女在獲得選舉權後的第一次州長及總統大選，婦女會特別要求婦女出來投票，在《會訊》（*Bulletin*）中指出，「政府就是大規模的家庭管理（government is housekeeping on a large scale）因此婦女應該站出來，選出適才適任的人，爲我們管理國家。合格選民投票不踴躍的結果，是讓政黨頭目（party boss）得逞的主因。我們應該鼓勵家庭主婦走出家庭，經由選舉活動，

92 RWCCNY, *November Bulletin*, 1922, vol. 2, no. 2.

93 這個觀念最早是由皮爾斯(Zina Fay Peirce) 和可麗於 1869 年時所共同倡導的，主要是為婦女提供一個活動的空間，後來這一個概念被婦權運動者所採用，以婦女在家庭中的角色來合理化婦女對於城市生活的關切。Dolores Hayden,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Feminist Designs for American Homes, Neighborhoods, and Citi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1), p. 79; Karen J. Blair, *The Clubwoman as Feminist*, Chapter 5 and 6.

94 「家務女性主義」(Domestic Feminism）的觀念最早是由史密斯（Daniel Scott Smith）所提出的，它原始的意義是在於解釋婦女如何將其對家的關心，延伸到社會事務當中，比雀爾（Catherine Beecher）將之發揚光大，視家庭為女性的領域，充分表現女性特質。司卡爾（Kathryn Kish Sklar）則認同比雀爾的看法，認為這是女性主義的一大步。Daniel Scott Smith, "Family Limitation, Sexual Control and Domestic Feminism in Victorian America," in Nancy F. Cott and Elizabeth H. Pleck, eds., *A Heritage of Her Own: Toward a New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 Simon and Schuster, c1979), p. 239; Dolores Hayden,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pp. 26-8.

選出良好的政府管家（good governmental housekeeping）。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應該瞭解，即使是餐桌上的小餐包，都與國家、國際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我們還是以狹隘的眼光，坐在家裡批評政府，或對政治人物不恥，而不願意付諸行動，關心政治，那麼我們將只是一個不入流的管家。參與投票正是改善公共事務的好機會，婦女不應該放棄。」[95]

婦女獲得投票權之後，婦女認同自己的身份不僅是女性，也是公民，有關心政治的權利，也要求國家善盡照顧、保護之責任。[96]在婦女會「政治家務化」的推動下，「女性」、「公民」的雙重身份有助於婦女會強化女性權益的重要性，重視權利與義務的互動。婦女會充分發揮「市政管家」的精神，不僅鼓吹婦女走出家庭，關心社會時事，積極爭取婦女與孩童的權益，也鼓勵婦女以監督者的角色，督促政府善盡其責。在這個過程中，婦女會試圖將女性角色等同於「公民」，強化了女性與國家的關係，這個連結象徵她們已脫離 19 世紀女性團體的行爲模式，進入另一個新的階段。

評估「政治家務化」的論述對於婦女會的發展，可以分爲幾個層面。就時機而言，正如蓓爾（Emily Newell Blair）所說，在婦女獲得投票權之際，對於政治，婦女還沒有準備好。[97] 婦女很難在獲得選舉權後，立即匯集婦女的選票成爲一股政治力量，因此「市政管家」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既可以與男性團體或政黨在議題上合作，也可以吸引更多女性共同參與。不僅如此，在「市政管家」角色推動下，婦女會的活動所強調的是議題取向，而非選舉操弄，處理問題而非取得政治權力。這樣的處理方式將會大大的減少來自男性對於女性參與政治的敵意。

婦女會以「市政管家」的精神運用在社會參與上，最大的贏家還是歸於所有參與婦女會活動的女性。婦女會一向提倡「從實際作爲中學習」（learning by

95 RWCCNY, *Quarterly Bulletin*, October, 1920, vol. 2, no. 3, pp. 3-4.

96 這個態度明顯表現在 1922 年 10 月的董事會會議紀錄中。當時董事會同意教育委員會的提議，自同年的 11 月開始，增加有關公民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of citizenship）的相關演說。1922 年 11 月，史萊（F. Louis Slade）就以〈美國公民的責任〉（"Responsibility as an American Citizen"）為題，發表演說。1925 年婦女會邀請會員海伊（Mary Garrett Hay）以婦女有責任參與投票為題，發表演說。RWCCNY, minutes, October 4, 1922,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November 6, 1922,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October 5, 1925,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97 Kathryn Anderson, "Practicing Feminist Politics: Emily Newell Blair and U.S. Women's Political Choic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9: 3 (1997), p. 58.

doing）的精神，在婦女會所有的活動中，會員不僅要參加實地調查，更要學習撰寫報告。不但是一個訓練的過程，也是增進自信的方式。會員在參與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興趣，也可深刻體驗到婦女會的文化與精神，直接影響她們對事情的看法與生活的方式。學者卡瑟（Joan Cassell）指出，許多的女性主義者到後來淡出婦女運動，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這並不表示婦女運動到此爲止，因爲她們的生活形態、觀點與看法、自我的生涯規劃都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這些影響是實質的，也是持續的，已經成爲生活的一部份。[98]這樣的看法用於婦女會亦然，她們透過「市政管家」關心市政，增加自我學習的機會，深化對於事情的看法與生活態度。

不過，史家康威（Jill Conway）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爲以「市政管家」爲訴求是有短期、立即性的成效，但就長遠而言，對於婦女參與公共領域活動的努力是有負面的影響，因爲它其實是在肯定婦女最擅長的還是家務事。[99]康威的說法也印證了婦女會所面對的處境。婦女會鼓勵婦女認同女性與公民身份的同時，卻又常常凸顯女性在管理「家務」方面的專長、道德上的純潔，相對地侷限了議題的延展性。

婦女會亦深知繼續發展「市政管家」的論述，將會窄化議題，嚴重影響長期發展，婦女會必須規劃新的策略。當女性積極參與關心市政之列，用投票選擇有能力的人管理市政時，正是「市政管家」的論述功成身退，也是婦女會突破現狀之際。1930 年代之後，婦女會不再強調女性是「市政管家」的身份，而將重心由關心市政逐漸轉爲強調解決市政問題上。1927 年婦女會就已經從解決問題的角度，研究紐約市政府的預算。[100]

（二）形塑「專業」女性角色

婦女會「政治家務化」的論述在 1930 年代已經式微，但在美國經歷了經濟不景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 1950 年代中產階級大量移居郊區等等因素的影響下，婦女會在維持會員數量上已經略顯疲憊，遑論提出新的說法，取代

98 Joan Cassell, *A Group Called Women: Sisterhood & Symbolism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1989), p. 172.

99 Jill Conway, "Women Reformers and American Culture, 1870-1930," in Nancy F. Cott, ed.,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16, *Women Together*, pp. 151, 166, 174.

100 RWCCNY, minutes, November 11, 1918,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May 4, 1927,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Quarterly*, June, 1927; RWCCNY, *Quarterly*, June, 1929, p. 12

「市政管家」，合理化其行爲。1960 年代之後，隨著具有專業知識的會員數量增加，婦女會從專業知識的角度，以「解決」市政問題取代「管理」市政的態勢已經逐漸明朗化。會員陸斯金（Phyllis Lusskin）指出，婦女會已經不再只會說：「我們對於社會福利有興趣。」婦女會開始集中所有的力量，將關心的問題付諸行動，發揮解決問題的最大效益。[101] 新的論述已經緩緩成形，引導婦女會走向新的方向。

在婦女會爭取女性就業權益的策略運用中，很清楚地看出這個論述已經發展具體成形，婦女會以強調「專業」女性的角色取代傳統「市政管家」，婦女會仍舊關心紐約市政，但她們不再是以「市政管家」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專業」的身份與行事風格。

女性爲自己創造社會地位。史家比爾德夫人指出，女性在 1940 年代時就已經有所自覺，努力的跳脫女性的刻板印象，在行爲上更積極，也希望創造專業的角色（a role of profession），重新定義自己的社會地位，形成一股力量。[102] 史家勒樂（Gerda Lerner）認爲女性一直在利用自己當下的條件，扮演著她們的角色。[103] 卡拉狄恩（Eugenia Kaledian）也同意這樣的說法，他認爲女性的力量一直都在凝聚中，而非靜止不動的。[104]

婦女會則提供了一個鮮明的例證。從婦女會在爭取女性權益的過程中的活動中可以看出，她們謹守著專業的形象，並透過所謂專業的研究報告，提供她們認爲準確的研究成果，創造議題，引起社會輿論的重視與討論。在整個研究中，可以看到婦女會所凸顯的是女性的專業能力與工作熱誠，並以此爭取女性在職場上的公平待遇。在有關聘僱婦女任職市政府各級單位高階主管的研究報告中，婦女會呈現出「專業」的精神，提出「專家」的看法，正顯示著她們已經跳脫「市政管家」的思維模式，朝「專業」的形象與「專家」的角色發展。

透過這樣的發展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婦女會中會員自我期許的轉變。婦女會

101 Interview with Phyllis Lusski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February 8, 1988, p. 32; Interview with Dorothy Berezi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June 23, 1992, p. 44.

102 Mary R. Beard, *Woman as Force in History: A Study in Tradition and Realit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46).

103 Gerda Lerner, *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 (New York: 1979), p. 148.

104 Eugenia Kaledian, *Mothers and More: American Women in the 1950s*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c1984), preface, p. 31.

會員在社會上掌握許多無形資本，如家庭背景、教育程度、權力的掌控、媒體的運用等等，造就她們嶄露頭角。在草創之初，大部分的會員所掌握的無形資本是源於父兄、丈夫的社會地位而來，她們是附屬的，而非自己努力的成果。而在 1960 年代後情況產生變化，越來越多會員靠自己的能力掙得社會地位，本身豐沛專業的知識成爲她們抗衡男性世界、創造出屬於自己空間的工具。因爲她們是女性專業人才，所以應該與男性平起平坐，可以在男性社會中掙得一席之地，也與其它女性有所區隔。[105]換句話說，她們用專業知識爲自己爭取了應得的社會地位。

其實當女性用「政治家務化」的理由，進入公領域，關心公領域事務時，女性就已經面臨角色曖昧不明的窘境。[106]而從婦女會的研究中，也可以清楚看到這種角色矛盾的現象。於是爲了標榜婦女會的「專業」形象，婦女會不再強調其「女性的」特質，而著重與男性相當的能力與專業知識，甚至在製作婦女會專屬標章時，她們仍不願放大「婦女的」字眼，只願意平鋪直敘的陳述婦女會成員爲女性的事實。[107]婦女會對社會的不公平進行專業的調解，對於社會議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她們可以是公民的身份，也是專家的身份，但絕非女性的身份。

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婦女會爲女性的定位尋求「再定義」（redefine），爲現代女性在以男性爲主導的社會中找到適當位置。[108]婦女會論述女性的立場已經由「女性」、公民」的身份，進入了「專業」女性的角色，她們努力地從「專業」的角度去思考問題。這是一個突破。婦女會在議題仍舊圍繞在關心整個紐約市的生活，希望透過婦女會的活動讓女性有機會貢獻社會。但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女性是用何種身份實踐這樣的論點？以婦女會而言，她們已經跳脫出「女性」、母親」、公民」的角色，她們是「專家」的身份。[109]這個「專

105 對於婦女會而言，樹立專業的形象也是她們爭取社會尊重的必要條件。會員孔恩指出，因為婦女會是一個純女性會員的社團組織，有些團體竟然會因為這個屬性而拒絕與她們合作，或者受到忽略。所以婦女會塑造其「專業」形象，是有其必要性與急切性的。Interview with Ruth Cowa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February 8, 1991, p. 67.

106 Elizabeth Fox-Genovese, "The Personal Is Not Political Enough," *Marxist Perspectives* 1980, 101.

107 RWCCNY, minutes, December 12, 1973,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3

108 Cynthia Harrison, *On Account of Sex: The Politics of Women's Issues, 1945-196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 217.

109 早在進步時期要求市政改革時，當時的「婦女會聯盟」（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業」的角色意味著女性具有與男性在職場上一爭高下的專業知識，跳脫了傳統女性只能在家務上發揮的框架，爲會員找到一個新的、特殊的社會地位。

五、結論

紐約市婦女會關注女性就業權益的問題，所展開的行動是全方位的。她們成功地在政府體制內成立「紐約市長的婦女地位委員會」，統籌處理紐約市的婦女權益相關問題，象徵了紐約市婦女爭取自身權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顧及會員的興趣與婦女運動等影響下，婦女會一改傳統迴避的態度，面對婦女相關議題，強化其對婦女權益的關注，並在組織中增設「婦女地位委員會」，並完成針對聘僱女性擔任高階主管情形的系列研究計畫。「婦女地位委員會」一方面負責相關資訊的宣揚，一方面提供一個場域，設計各類的研究計畫，讓會員在「實際作爲中學習」，訓練自己，形塑專業女性的形象；婦女會也透過研究計畫的展現，推銷自己的能力，有助於女性參與公領域權力核心的運作。從這八份有關市政府聘僱女性擔任高階主管情形的研究報告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婦女會如何突破傳統女性參與社會的思維模式，以專業研究報告爲立論基礎，具體呈現出「專業」女性的角色。

在策略運用上，婦女會希望雙贏，既不衝擊現有的體制，引起男性的敵視，也讓有能力的女性被發掘。在系列研究報告中，除了在第八部份報告出現一次「性別歧視」的字眼外，都是據實以對。她們的重點謹守著專業的本分，透過嚴謹的研究報告，提出她們認爲準確的研究成果，創造議題，引起社會輿論的重視與討論。因此，婦女會在處理議題時，與其它的團體有顯著的不同，不強調「女性」，亦有別於從傳統女性角色的期望切入，她們提出「專業」女性的角色作爲爭取女性就業權益的策略，除證明女性確實夠資格可以與男性爭取「平權」外，也找到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

在這個研究當中也可以發現婦女會強調專業女性角色，已經有別於其傳統的作風。傳統女性以「管家」的角色，照顧家庭，婦女會透過「政治家務化」的論點，鼓勵女性關心市政，於是女性由「管家」一躍而成爲「市政管家」，

Women's Clubs）的女性就已經支持應該廣泛的聘僱有才能的女性專家，參與政府中有關社會、公共衛生、勞工等部門的職務。不過她們強調的是「女性」，而非「專家」。Theda Skicpol,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 361.

照顧的責任範圍由家庭延伸到國家 、社會之上，將女性由「私領域」跨越到「公領域」的活動合理化。1960 年代之後，婦女會從重視專業知識的角度，引導女性往新方向邁進。在婦女會爭取女性就業權益的策略運用中，就很清楚地看出這個論述具體成形，「專業」女性的角色取代傳統強調「市政管家」的基本論點。事實證明，她們的研究結果是具有前瞻性的，當 1989 年平權修正案在國會中再度失利後，婦女團體或支持該項修正案的人士也逐漸將其策略導向婦女會所提新女性角色的方向進行。

婦女會用她們的方式爭取婦女的權益 男性世界代表的是理性、競爭與政治生活，所以婦女會用專業報告做爲其實證的支持 用自己的能力證明女性是值得獲取應得的權益，用參與決策權利中心，證明女性也可以很政治 此外，如果高階主管之職意謂著父系權威的象徵 那麼婦女會主張女性可以平等地位進入權力核心無疑進一步攻城掠地之舉 婦女會爭取女性就業權益的策略運用別具意義。

參考書目

中文部分：

《時代週刊》，2002 年 12 月號。

耐斯比，奧伯汀合著，尹萍譯，《二OOO年大趨勢》（臺北市：天下文化出版，民 79），頁 209-230。

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市：女書文化，民國八十五年。

黃文齡，〈1920 年代民間婦女社團之研究——以紐約市婦女會為例〉，《新史學》，第十二卷第三期（民國九十年九月），頁 47-104。

英文部分：

微捲部分

Records of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1916-1980 (Schlesinger Library, Radcliffe College.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c1989).（以下簡稱 RWCCNY）

RWCCNY, "Summary of a Five-Part Stud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 December 1981,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RWCCNY,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Women in Administrative/Supervisory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Public Schools," October 1978,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RWCCNY,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Women in Executive/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May 1979,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RWCCNY,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Women in Policy-Making and High Level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in Planning, Building, Housing, Sanit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ies," December 1979,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RWCCNY,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Women in Top-Level Positions in Health Service Agencies of New York City," November 1980,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RWCCNY,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Women in Top-Level Positions in the 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 of New York City," April 1981,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RWCCNY,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Five Year Follow-Up Survey, Women in Administrative/ Supervisory Positions in the New York City Public Schools, 1978-1983," December 1983,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RWCCNY,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the Status of Women and Faculty Appointments i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pril 1988,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RWCCNY, "Survey of Women in Executive Positions in New York City Government—Women in Executive/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n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May 1979, Beatrice S. Friedman, et al.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3-1974.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4-1975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5-1976.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Status of Women Committee, 1974-1975, April 30, 1975.

RWCCNY, minutes of Projects Meeting, June 7, 1973,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April 25, 1973,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Committee Guidelines for an Income Policy.

RWCCNY, minutes, December 12, 1973,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December 13, 1978,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December 8, 1976,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February 19, 1975,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4-1975.

RWCCNY, minutes, January 14, 1976,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4.

RWCCNY, minutes, January 4, 1974,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2.

RWCCNY, minutes, January 7, 1918,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June 13, 1973,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June 9, 1976,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March 12, 1975,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 3.

RWCCNY, minutes, May 4, 1927,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November 11, 1918,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November 13, 1974,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74-1975.
RWCCNY, minutes, November 6, 1922,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October 2, 1917,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October 4, 1922,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October 5, 1925,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September 11, 1974,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minutes, September 15, 1977, the Board of Directors.
RWCCNY, *November Bulletin*, 1922, vol. 2, no. 2.
RWCCNY, *Quarterly Bulletin*, October, 1920, vol. 2, no. 3.
RWCCNY, *Quarterly*, June, 1927.
RWCCNY, *Quarterly*, June, 1929.
杭特學院檔案館藏(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Hunter College)
Minutes, August 4, 1974,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Box 14, Folder 54, Hunter College Archives.

口述歷史

Interview with Barbara Reach,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Janet Lumiansky, March 28, 1989
Interview with Caroline Simon, 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Eugenia Willard, December 22, 1988.
Interview with Dorothy Berezi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June 23, 1992
Interview with Dorothy Thomas,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September 17, 1990
Interview with Edythe Weiner First,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September 8, 1989
Interview with Eleanor Pepper,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January 25, 1991, p. 35.
Interview with Elinor Guggenheimer,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Eugenia Willard, March 15, 1991

Interview with Ethel Paley,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January 15, 1988.

Interview with Phyllis Lusski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February 8, 1988, p. 27.

Interview with Ruth Cowan, for the Women's City Club of New York Oral History Project, by Leonie Newman, February 8, 1991.

書籍與論文部分

Anderson, Kathryn. "Practicing Feminist Politics: Emily Newell Blair and U.S. Women's Political Choice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9.3 (1997): 50-72.

Baker, Paula. "The Domestication of Politics: Women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ociety, 1780-1920."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9 (1984): 620-649.

Beard, Mary R. *Woman as Force in History: A Study in Tradition and Realit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46.

Blair, Karen J. *The Clubwoman as Feminist: True Womanhood Redefined, 1868-1914*. New York: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 1980.

Cassell, Joan. *A Group Called Women: Sisterhood & Symbolism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1989.

Chafe, William. *Women and Equ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Chavkin, Wendy, ed. *Double Exposure: Women's Health Hazards on the Job and at Hom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Coalition of Labor Union Women,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bsent from the Agenda: A Report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American Unions*. New York: 1980.

Cott, Nancy.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 in the 1920s." In Marianne Hirsch and Evelyn Fox Keller, ed., *Conflicts in Femi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Cott, Nancy.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owell-Meyers, Kimberly. "Gender, Power, and Peace: A Preliminary Look at Women in the 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 *Women & Politics* 23.3

(2001): 59.

Deslippe, Dennis A. *"Rights, not Roses": Unions and the Rise of Working-Class Feminism, 1945-198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Dorr, Rheta Childe. *What Eight Million Women Want*. New York: Kraus Reprint, 1971.

Eisenstein, Zillah R. *Feminism and Sexual Eq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4.

Fox-Genovese, Elizabeth. "The Personal Is Not Political Enough." *Marxist Perspectives* 2.4 (1979-1980): 94-113.

Fraser, Nancy. "Struggle over needs: Outline of a Socialist-feminist Critical Theory of Late-capitalist Political Culture." In Linda Gordo, ed., *Women, the State and Welfar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

Friedan, Betty.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Dell Pub. Co., 1983.

Gabin, Nancy F. *Feminism in the Labor Movement: Women and the United Auto Workers, 1935-1975*.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Gilligan, Carol.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ies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Glazer, Penina M. and Miriam Slater, *Unequal Colleagues: The Entrance of Women into the Professions, 1890-1940*.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Harrison, Cynthia E. "A 'New Frontier' for Women: The Public Policy of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XVII (December 1980): 630-638.

Harrison, Cynthia. *On Account of Sex: The Politics of Women's Issues, 1945-196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Hartmann, Susan M. "Women's Employment and the Domestic Ideal in the Early Cold War Years." In Joanne Meyerowitz, ed., *Not June Cleaver: Women and Gender in Postwar America, 1945-1960*.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Hayden, Dolores.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Feminist Designs for American Homes, Neighborhoods, and Citi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1.

Hoff-Wilson, Joan and Marjorie Lightman, eds., *Without Precedent: the Life and Career of Eleanor Roosevel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Hoff-Wilson, Joan. *Law, Gender, and Injustice: A Legal History of U. S. Wome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http://www.distinguishedwomen.com/biographies/schlafly.html

http://www.geocities.com/youth4sa/era.html

Kaledian, Eugenia. *Mothers and More: American Women in the 1950s*.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c1984.

Kanter, Rosabeth. "Some Effects of Proportion on Group Life: Skewed Sex Rations and Response to Token Wome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997): 965-90.

Kessler-Harris, Alice. *A Woman's Wage: Historical Meaning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0.

Kessler-Harris, Alice. *Out to Work: A History of Wage-Earning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Lerner, Gerda. *The Majority Finds Its Past: Placing Women in History*. New York: 1979.

MacKinnon, Catharine A. "Feminism, Ma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Toward Feminist Jurisprudence." *Signs* 8 (1983): 635-58.

Mead, Margaret and Frances Balgley Kaplan, eds. *American Women: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Other Public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5.

Mill, John Stuart. *The Subjection of Women*, edited by Edward Alexande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c2001.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1965.

Nicholson, Linda J. *Feminism/ 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Orloff, Ann Shola. "Why Not Equal Protection? Explaining the Politics of Public social Spending in Britain, 1900-1911,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80s-192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6(1984): 726-750.

Piven, Frances Fox. "Ideology and the State: Women, Power, and the Welfare State." *Socialist Review* 74: 17-18.

Progress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Women,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and the Citizens' Advisory Council on the Status of Women.

Ruggie, Mary. *The State and Working Woma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ritain and Swe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Sargent, Lydia,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1981.

Shelton, Brenda K. "Organized Mother Love: The Buffalo Women's Educational and Industrial Union, 1885-1915." In Nancy F. Cott, ed.,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6. New York : K. G. Saur, 1992-1994.

Skicpol, Theda.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Smith, Daniel Scott. "Family Limitation, Sexual Control and Domestic Feminism in Victorian America." In Nancy F. Cott and Elizabeth H. Pleck, eds., *A Heritage of Her Own: Toward a New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c1979.

Susan Hartmann, *The Home Front and Beyond: American Women in the 1940s*.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c1982.

Tenpas, Kathryn Dunn. "Women on the White House Staff: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1939-1994." In Mary Anne Borrelli, ed., *The Other Elites; Women, Politics, and Power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7.

Thomas, Sue. "The Impact of Women on State Legislative Policies." *Journal of Politics* 53: 958-76.

Whicker, Marcia Lyn, Malcolm Jewell, and Lois Lovelace Duke. "Women in Congress." In Lois Lovelace Duke, ed., *Women in Politics: Outsiders or Insiders?* NJ: Prentice-Hall, 1996.

Whip, Rosemary. "Representing Women; Australian Female Parliamentarians on the Horns of a Dilemma." *Women & Politics* 11.3: 1-22.

Woloch, Nancy.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McGraw-Hill, c2000.

Young, Iris. "Beyond the Unhappy Marriage: A Critique of the Dual Systems Theory." In Lydia Sargent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1981.